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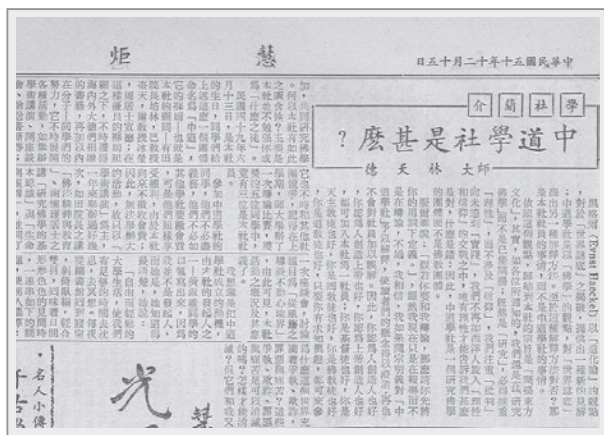
學佛路上，一路走來，要感恩的對象實在是太多了。我特別感謝父母親，他們從默許我學佛，到慢慢接觸佛法，最後依著我撰寫碩士論文的因緣，一次又一次地陪伴我參訪各地佛寺，進而更加認識佛教。如果能用文字，將我個人接觸佛法的因緣，還有引導父母學佛的歷程，作簡單的記述，或許能聊表自己對諸佛菩薩的感恩之意吧！

為提升自己而學佛

我從大一參加師範大學中道學社，才開始接觸佛法，在此之前，並不瞭解何謂「佛」、何謂「佛法」。

在等待大學放榜的那個暑假，我開始想要提升自己，讓自己有所轉變。因為，我並不滿意自己高中時的某些生活態度：國中時自己很用功，高中時期卻無法自我督促、保持規律讀書的習慣；為了逃避現實，我迷戀上連續劇，往往在考試前一天，也要先看連續劇再溫習功課，在這段過程中，內心充滿極其複雜焦躁的情緒。高中三年後，總算結束了被動式的讀書態度，以及生命不能自主的痛苦經驗。

雖然，在某種程度上，我錯過了應該下功夫念書的高中三年。不過當時的某些學習經驗，卻在我的心底留下深刻的回憶。國文老師曾教導我們《禮記》〈大學篇〉：「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」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不遠矣。」歷史老師更勉勵我們要把握大學四年的黃金光陰，這些話語都引起我的共鳴。因此，放榜後的暑假，我調整自己的作息和心態，希望自己於



師大中道學社成立於民國四十九年，在民國五十年十二月《慧炬月刊》第二期第四版，由林天德居士報導及簡介「中道學社」。報導中，可見田培林院長、巴壺天教授、謝冰堯教授及周宣德居士等大德的用心護持，以及由學佛青年展開的各種活動。

課業和待人處事上都能用心學習。

因為上述點點滴滴的生命經驗，使我在大學迎新攤位經過中道學社時，抽到一張寫有「真誠」兩字的小卡，心中產生一種很歡喜、親切的感覺。我參加中道學社擔任幹部後，也面臨不同的挑戰，很難說是自願、或者承諾。中道學社的社團生活可以說是我離開高中以來的一個重心，也是我成長過程的必經之路，因為好不容易抽離了對於世間享樂的過度上癮，的確需要有一個團體來幫助我，引導我重新掌握生命的方向。

父母從反對到接受

我在中道社團待了七年半的時間，並隨著中道學社長期以來親近西蓮淨苑的傳統，在西蓮淨苑擔任公佈欄股、策進等幹部。除了期中、期末考及每週兩次參與中道學社課程之外，多數的週末，我會去淨苑學習佛法，有時也會幫忙辦活動，一方面也想藉此提升自己經營學校社團的心量和能力。



西蓮淨苑

這對我而言是很大的轉變——因為參與佛法活動的緣故，使我很少回新竹陪伴父母；此外，我也曾感覺至淨苑修學的通勤過程相當辛苦。不過，我認為這是長期以來，多數學長提升自己佛法修學的一種方式，我也應該勉勵自己去親近正法道場與善知識。

升大三前，我因為參加「明倫講座」十四天的佛法課程，長時間沒待在家裡，不久後，中道會的老學長又有活動邀約，當時父母決定制止我參加佛法活動；雖然只是一個小活動，但我仍然很想參加，當晚我哭得很難過。最後，我發現自己接觸佛法的內在理由：因為我很喜歡學佛的資深老學長們，他們能給人一種安定、信賴的感覺，接觸他們能使我生起對佛法與念佛的信心，也能稍稍抹除我自幼年以來，即感到筋疲力盡的人

際互動經驗；另一方面，我也想長大，成長的方法，就是在一個良好的團體組織中學習承擔。當時我懇求父母讓我參加佛法活動，也希望父母能理解我的心情，第二天早上，他們專程帶我去和老學長們會合，仔細地了解活動的情形。

而後，我承接了西蓮淨苑念佛會策進的職務，原不敢向父母親說這件事情，後來到佛光山參觀時，得到籤文的指引，才鼓起勇氣向父母親稟告；儘管父母感到十分詫異，也很擔心我的課業會受到影響，但他們仍願意守護我完成這項職務。

接引父母與佛法結緣

自加入中道社以後，我曾找一些機會讓父母認識佛法，在父母生日或重要佳節如父親節、母親節等，送給父母幾本閱讀後會感到很法喜的佛法書，例如：《佛陀的啟示》、《佛教的見地與修道》、《生活的藝術》、《橘子禪》、《近乎佛教徒》等書籍，也曾與父母分享佛教的重要概念，例如「人是可以成佛的」與「人身難得」等觀念。不過，「讓父母看看佛法談些什麼」和「帶父母到道場體會佛法」是兩回事，我在升大四的暑假，終於邀請父親參加第一次的佛法活動——中道學社如尚學長在西蓮淨苑開的「內觀」課程，雖然只有短短兩小時左右，也能讓父親略微體會心靜下來時是什麼感覺。隨後，父親在寺院結緣了一本關於聖嚴法師談觀音法門的書籍，這本書也開啟了父親日後背誦大悲咒的因緣。

真正令我的父母和三寶結下深切因緣的契機，是在我考上研究所之後。在研究所考試前，我實在無法將學佛和世間應盡之本分做妥切的調和，很匆忙的在最後一、二個月報名研究所考試。直到公布候補名單當天早上，我練習內觀時想到：「以自己現在的環境而言，攻讀研究所是讓我持續學佛的最好方式。」當時我祈求觀世音菩薩讓我考上研究所，繼續學佛，後來研究所考試也僥倖過關。

我進入研究所就讀後，即面臨論文的挑戰，當時硬著頭皮在佛理中尋找

適合的研究題材，曾一度想要放棄，最後在誤打誤撞下，找到一個資料蒐集很有難度，卻很值得去整理歸納的議題。如今想起來，當時的自己實在是相當幸運，因為佛學的研究題目，能幫助我有機會拜訪不同道場，拓寬視野。當時我祈願自己：要用虔誠的心，來完成這本佛學論文。

給父母的佛法禮物——信心與菩提心

自選定論文題目後，我下定決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來完成論文，而父母也大力支持我。二〇一二年，是父母學佛的重要轉捩點，他們結緣到一片劉素雲居士的分享光碟，每天聽法兩小時。同年七月，父母參訪高雄文殊講堂，慈悲的慧律法師為父母進行三皈依，自此父母可算是佛門弟子。八月起，我開始衝刺論文時，父母就像是我的同參道友，我們一同前往佛寺請教師父關於論文的問題，師父所開示的內容，也令父母親從中獲得深刻的啟發。

回首這七年半來，從我個人學習佛法，到引導父母皈依佛門的歷程，我知道自己十分的幸運。老實說，這段時間我在佛法的學習上，並沒有很大的進展，可是我的父母終究是學佛了。我一直停留在聽聞佛法的層次，而這使我更加了解自己內心不敢去觸碰的黑暗面，比如：我好樂享受，活在自己夢幻的世界中，害怕批評，害怕承擔等等，這些都是菩提道上不得不去面對的障礙。

在臺北攻讀研究所最後兩個多月的時光，因得遇善知識的因緣，我才開始下決心每天花時間去懺悔和念佛，希望我的心真的能隨順成佛所必須要發的願：「願斷一切惡，願修一切善，誓度一切眾生。」因為，儘管自己對於佛法還是處於情感性的「信心」，而非依止清淨心生起的「淨信」，然而，令自己與眾生、還有讓父母對佛法生起真實的信心，是我真誠的心願。所以，繼續努力與堅持地學佛，是我不由分說的道路，也衷心祈願自己還有父母，以及一切有緣的眾生終能得到佛法真實的利益，並發起要成佛利益眾生的菩提心。☉

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「中道學社」前任社長